

一个族群的素质越高,独处的能力就越强。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去欧洲,下午四五点下了飞机进入市区,走在不宽的街道上——不像我们这么宽的大马路——只见一辆辆小车停在边上,街道静静的,一个人看不到。当时觉得奇怪的是欧洲人口密度这么高,按我们的街上经验应该是人山人海才对。可是这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一连转了好几条街,几乎没有看到人,到处安静得很。

后来我们才明白,他们都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上班或忙自己的事情。总的来说他们独处的能力更强:在家里读书,听音乐,或与家人一起。个别人在咖啡馆里呆一会儿,也是独自安静着。总之一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独处的能力才强。而在第三世界,在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方,连人口密度不太大的地区,任何时候到大街上去都是人流蜂拥,他们好像天天忙着串街购物。独处对他们而言是极难的一件事。

没有独处的能力,说明没有个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这个世界极其狭小。这样的人是无法阅读的。因为没法在精神的世界里遨游。有人说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再讲其他,类似的话可以说上一代又一代,好像我们只配解决温饱问题似的,再往前走就是奢望了。这样我们也太窝囊了。

这里的阅读不是广义的阅读,而是狭义的阅读。再狭义一点,只读那些经典,各种经典。经典来自时间,不是来自乌合之众。一窝蜂拥上去的书往往是乌合之众的读物。好书也是能够独处的,它们不怕偏僻寂寞,那我们就来读它们。人的见解确实是有高低之分的,读那些高人赞不绝口的书,一般更会有意义。一个人不学习,连文明的基础都不具备,却化入了“群众”之中,于是就成为一些人开口必赞的“英雄”,这样的“英雄”多么可疑。

经典来自时间,要到时间的深处打捞。比如说读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经典。时间是有积累有利息的。平时光知道钱有利息,可是时间的利息更大,时间是个很神秘的东西。我们读陈子昂、李商隐、白居易、岑参,读屈原李白杜甫张九龄王之涣,看西方的那些英雄史诗,如《贝奥武夫》,而后会惊奇:一个遥远时代中生活的人,怎么可以写出这种色彩和基调的诗章?它是如此地深邃迷人,如此地具有时光的洞穿力,其光芒一直投射到今天,投到我们的身上,还是强烈炫目。

我们经常讲李白和杜甫,因为他们支撑着中国文学与东方文明的天空,是其中的两根支柱。既然如此,就可以拿出时间好好读一下他们的原典。中国研究他们的书汗牛充栋,有余力再读这些文字,看看他人是怎么看待李白和杜甫的?有些篇目可能是无聊的,因为从古至今都有个去伪存真的问题。在匆忙的数字时代里,我们花上一些时间研究这样两个人物,完全值得。



贺任溶溶、孙毅九十六岁本命年 (藏书票) 金大明

“今天我们请来的熊丙奇老师,大家可能都在电视台里见过,每年的高考咨询大直播,他都会在电视里回答家长的问题……”每次我到上海的中学,给学生或者家长讲课,学校主持活动的老师,都会这样介绍我。

换句话说,只要提到我,几乎就会提到上海教育电视台。这是我和上海教育电视台的特殊缘分,我也很感激上海教育电视台给我成长的平台与空间。

这份特殊缘分的背后,是创新,以及 13 年如一日的坚持。

2006 年,上海教育电视台的领导,敏锐地观察到学生和家長对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需求,依托招考热线栏目,采取直播方式,推出双创节目《我们一起填志愿——高考咨询大直播》。在当时,虽然采取 CALL IN 方式的广播、电视节目已经比较流行,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做高考节目,上海教育电视台还是首次,这需要电视台负责人有创新与担当精神。因为高考咨询政策性强,影响面大,万一回答电视观众打进来的电话提问有疏漏,那后果是很严重的。记得有人建议,嘉宾回答的提问,是否要事先准备好一些具有代表

终于在日落之前,登上鳌鱼峰顶。

黄山一直就在那里,一路上,我们牵挂的是云。动车在赣州换向的时候,飘过几点雨。坐小车由黄山北站疾驰赶往汤口,抬头看,乌云在翻滚。登上缆车,很快就坠入雾中,四周白茫茫一片,缆车的玻璃,沾满细小的水滴,聚集成珠子大小,缓缓滴下。抬头看天上的云,一路总有一些失望。便以李白的诗给自己希望,“云霞明灭或可睹”。

云上和云下,是两个世界。缆车上到玉屏楼,迎客松前,即是满眼阳光。下山人,一位上海游客,一位印度游客,各赠我们一支手杖,是见到了我和老妻脸上的皱纹,说上山的路崎岖,用得着。也是祝愿,或者鼓励。

浑身被汗水湿透数次,方才上得鳌鱼峰。这是一条山脊,两面远望,都是云海茫茫。

古诗有“长河落日圆”,是西域的旷远,一种空间的悲凉。又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写长安的,一种时间的伤感。

两句写傍晚的太阳都无云,而黄山有云。眼前一篇锦绣文章,都在云海。

夕阳缓缓沉下,依旧是光芒万丈。云洁白,眼睛不忍直视,以手挡之。云海无限广阔,似乎全世界的白马都在这里,不可胜数,

纪游春曲

王养浩

春城翠湖

十里春风青豆角,一泓碧波兰舟俏。苍穹如洗无闲云,满湖水鸟飞吟啸。

团山村

古村千人张姓多,春风拂柳小溪河。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中有太和。

哈尼梯田

日落观哈尼梯田,千层梯田如镀银。落日余晖洒金星,莫道乡愁缘自兹,万千春情因春景。

挤挤挨挨,背脊涌动,听得见马群扑腾嘶叫。

因为风,我们听到了山的呼吸,因为云,我们感到了山的气息。群山的巍峨令风骤变方向,云也随之宛转流泻,似在飘散,又在聚集,乍合乍散。

若飞跑,若惊悚。云扑向山峰,瞬间似乎马群撞上了山巅,然而白云非马,瞬间穿过山间,于是知道山是一重一重又一重。云成为舞女,白衣舞女,舞姿婀娜,而又刚健。山上有松树。飞渡的云便衬托满山松树

的英姿。松树枝干或者挺拔遒劲,或者妩媚灵动,都随着白衣舞女翩翩起舞。世有所谓“轻云”,若轻罗薄纱者。此间的云,和山、和松在一起,绝不可言轻。

落日衔山的时候,脚下的云阵,渐有一些浅浅的黄色。不远处一座山,山巅迎接着落日树和岩石,已经微微发红,仿佛透明。想来空气中还有一层薄薄的云,阳光照红山巅的云,山巅的红是一种感觉。转过身来,东方也是一片云海,云海里的山才真的被夕阳照红。

老妻说,登山三个小时,膝上旧伤疼痛,且慢慢前行。我便说,一路上留意风景。老妻笑言,见到如此

美国大学在传统上不太重视开学典礼却极为注重毕业典礼,这个情况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这儿格外突出。哥大重出不重进这点

进口“开学典礼”

(美)海龙

跟美国整个高校的传统吻合。美国名校不好进,但更不好出。据哈佛研究院报道,前几年美国仅 56% 的大学生在 4 年内完成本科课程毕业,即使顶尖名校的学生毕业率都难达到 90%。不能毕业的学生有诸种原因,不一定就是不行。比如比尔·盖茨和一些天才、领袖人物也没有毕业;另外,美国高校允许学生在校期间休学或去工作、去周游世

愿的帮助很大,并问我,现在实行新高考改革了,上海的高考人数相比 10 多年前也大幅减少,志愿填报调整到高考之后进行,这档直播节目还做吗?我回答说,还做的。她有点惊讶。因为一档电视节目能做 13 年,在自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并不容易。我告诉她,虽然考生和家長获得信息的渠道更便捷,但是,信息庞杂,泥沙俱下,这个时候更需要权威渠道的专业指导,“高考咨询大直播”会因其专业性,随高考改革推进而常新。

近年来,我每到外地的电视台做访谈节目,都会提到和上海教育电视台的缘分,并向他们介绍高考咨询大直播节目。我觉得,在建设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过程中,传递正确的教育价值理念,为每位学子提供专业的政策解读和理性的学业发展指导,是教育人和教育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每个孩子享有好的教育,共同努力!

对于 一个非科班出身、刚刚接触电视节目的我,接手一档直播类节目,挑战巨大。

责编:刘芳



梨韵菊影 (中国画) 张猛

气象宏大的落日云海,心满意足矣。

远方有一若隐若现的细线。上为天,太阳将所有剩余的光辉留在天上,将天染成了橙色,过渡到蔚蓝的高天。下为云海,如同一片海水,倒映着天,也染上些橙红。

太阳渐渐沉下,风渐小,不能摇动树枝,依旧可令白云浮动。云色由青白转向铅白,白马也罢,白衣舞女也罢,都歇息。无边的云已成暮霭,如呼吸一样慢慢起伏,似大江大河入海口浩淼的潮水,层层漫涌,缓缓,款款,气度庞然。

日头隐没在云背后了,远方云的脊背上,还有一抹淡到刚刚能看见的玫红,是光的谢幕。

我在山顶坐下,静心观云。

云海里洋溢着浓浓的

诗意,流淌着美妙的无标题音乐。想起了看过很多黄山的画。那些将眼见的云落到纸面上的画家,这云便被实在局限,不会流动,不会变化,不可用来想象,也不可能无限的韵味。大画家黄宾虹是黄山人。初看他倾全力画山,画树,画流水,画亭屋,于云不着一墨。然而,近山的浓墨中有空白,远山的淡彩中有透视,满纸都有无拘无束的云的气息,到处都能看到云的灵动。

眼前是落日中的云,心中想的是大师的画。自然和艺术之间,有着空间虚实的对话。

天色漠漠向昏黑,傍晚该有大鸟飞过,或者林雀的鸣叫,可惜没有。山寂,林寂,云寂,万籁俱寂。听见前面有人喊我,那是老妻在唤。苍老的声音经

陌上花开

王本道

“陌上花开缓缓归”。妙手偶得、流传千古的佳句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位国君与妻子恩爱有加,体贴入微的情感之余,还为后人提了个醒:对身边经历的一切,理应当且行且珍惜,以足够的精神追求,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每一个人若都能将自己比作一朵“陌上花”,顺从季节的号令,谦卑地面对大地和天空,书写各自无言的静美,那么,无垠的原野将会更加姹紫嫣红,花团锦簇。

上几个月。美国各大电视台和媒体也都为之热闹转播。——毕竟,经历了苦读磨折、特别是家长和学

生为之付足了二十几万美元四年的学费,他们配得上享有这场狂欢和庆祝。

至于开学典礼呢?哥大过去却全不当回事。以往顶多由具体院系召集开个会、介绍学生顾问帮忙选课,在校园草地上发个盒饭三明治、在宿舍里集合教

师失火时如何逃生之类,乏善可陈。学校当局大概相信“人是苦虫,不磨不行”——要毕业、能变成孙悟空须经九九八十一难:别看你今天入学骄傲地像只小公鸡幸福得头昂上了天,谁保你最后能否毕业,现在这么隆重地欢迎你

是不是早了些?不曾想,近年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逼得大牌名校也不再矜骄,不能再我行我素摆清高,而要向“国际标准”看齐。现在哥大的国际学生与年俱增,海外学费财源成了它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过去廿年来,哥大只给中国几个本科生名额,但都颁发全额奖学金,它当然有

过了密密松林的过滤,粗糙岩石的反射,便变得悠长。她已经走了很远一段路了,正站在前面的山坡。匆匆赶上。老妻说,见与你一样在山顶拍照的人,都三个五个过来了。暮色四合,怕你一人独行,认不得路。

空旷的山幽静,只听见两支手杖一前一后,敲击着坚硬的石阶,同步的,是粗重的呼吸。

老妻问我,见识过鳌鱼峰是如何形状。我说没有。她说她也没有。

远处见到灯光,知道离开光明顶下的旅舍已经不远。又见到未黑透的天上已有一颗颗星在闪烁。便谈论明天的日出,满心又是向往。



夜光杯

资格去中国挑选人尖子来纽约读书。近年来,还开放了自费学生的名额,中国学生显然增多了。校园里常听到吆吆喝喝那批新来学生的汉语响遏行云,竟使人时空倒错差一点以为自己是在清华园或徐家

汇呢。大约欧洲和亚洲大学重视开学之风让哥大有了点感触,近年来它的开学典礼比过去隆重了。今年哥大开学前校园里居然早就搭起了像毕业前那样巨型大棚架着欢迎新生。可它张罗着毕业典礼小,有点儿像当年农村乡下人扯大棚办喜事的那喜庆劲儿。

其实,哥大崇尚严进严出。进来不容易,出去更难。而难中之难是万事开头难。我认为哥大近两年“进口”开学典礼取个利是彩头、鼓舞一下士气,这不是件坏事。哥大毕竟是哥大,全世界哪个犄角旮旯的考生都往这儿奔,我看到这两天校工不得不又抖抖豁豁从库里搬出了上百面各国国旗往主席台上插。

只从新生的国籍看,哥大若办个小联合国绰绰有余。